

## 冷眼看瀛寰

□ 马力

我写《远行记》，费了一些力气。先要阅读。我写的这十几位游历外洋的人物，皆有撰述，合在一起，二百多万字。他们的游踪、闻见、观感、评说，尽在里面了。我把这些书找齐，如学生对课文，态度自然是不苟的。宋儒谓：“古人之求放心，不啻如饥之于食，渴之于饮，焦之待救，溺之待援。”我虽到了这番地步，为求甚解，摊开书，字句不放过，而且过“笔”，还是能够做到的。我读得很细，很慢，常常会停下来，想上一阵子，铺纸记下点随感。光是《康有为列国游记》就看了好一阵子，看得头昏眼花。学问必从勤苦得，谁说的？一点不错。

写这本书，初起还在近代游记史的研究上。笔墨一朝深处去，就越过文学的边界，而向着宽广的领域了。清季，社会变局的发生，必会引起新思想的萌发和国家意识的觉醒。那些，在最先接触外部世界的一些人那里有了真实的反映。他们观览异域的所记，比起历代游述多了新鲜见识，更多了政论色彩，也就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，而这一切，完全基于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许国的赤心，而非一己的悲歌。将其看做不同年代游记作境界上的差异，倒也无可。

近代中国，西方的影响一天天大起来，唤起许多人，也迷倒许多人。面对影响国家命运的世纪较量，投身变革实践的康有为自具政治眼光，其言也透辟，直刺某些失去文化自尊的国人，云：“欧人昔师我东方之灯烛以为光明，今人乃必欲舍光明而师欧人之黑暗，不辨得失，媚外而已，何文明之云。”在当时，这种观点的新颖感、识见的深刻性，虽然出于自我立场，视角也是单向的，却见警世的苦心。借用王国维的言语，实乃“彼于堕陷最深之中，而已伏解脱之种子”。听了这话的人，所思或可深入一层，承续文明传统的意气因之一振。对西方道术和器艺耽溺太痴，竟至病态般

迷恋者，更似受了当头棒喝，或能从误入的尘网中挣出身。

览历史景观，康有为不度评说。《来因观念记》开篇曰：“未游欧土者，想象而推测之，以为善见之天，妙音之国，极乐之土，金堂玉宇，神仙圣贤也。以吾遍游欧国，熟观其博物院，及王官之珍储，则举目所见者，金铁之甲冑戈盾也。游于其国内山野之间，则接目而睹者，巍巍之战垒也。”在他看，“垒也者，故侯之宫，而争战之场，欧人之白骨所筑，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。伤心哉！吾国之古战场可吊者有几？而来因河畔则接目皆古战垒”。由连年战祸给欧洲之民造成的惨剧，他“自庆生存于中国之治安也”。此段记游，着眼于小，放眼于大，笔意开廓，激厉抗扬，真是“意慷慨而自昂”，表露深挚的家国情怀。对于多元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强大自信，构成他的主体叙述的精神基底。开导国内迷途的学者，大约也是康氏意之所向。

新思想同样表现在梁启超的游录中。久处封建统治的历史常态下的有些人，初闻西方宪政民主，为了走出历史困局，有了探究的心。游历美国的梁氏，对此抱有清醒的认知，谓：“自由云，立宪云，共和云，如冬之葛，如夏之裘，美非不美，其如于我不适何。”所设譬方，是贴切的。这样的话便是放在现今来听，也有力量。判定一种政治制度的短长，要看它跟具体国情结合之后产生了什么，不去猜疑，也不去盲信，才是科学的。才能在理性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性变革，稳步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。康梁那代人，怀抱天下之心，身历迥异的政治地理空间，特别关注政术与长技，倾情于制度文明和器物文明，描山绘水不占很大的分量。这也是近代游记随时代之变而变所出现的创作特征，不光有文学史的意义，所涉益为深广。这样的作品，重在思想价值和真理含量，尤能开拓时人的

历史与国际视野。

康有为的创作，主要在诗，而散文则破了传统古文的那一套，加之学养渊深，所倡扬的文学改良运动，守住了旧，也创出了新。他的异国旅行记，述游中援引古例，娴用旧典，放笔敷写，打开了学术视阈，殊显文化厚度。完粹的历史叙事，是他胜过前人的地方。梁启超倾力维新派的思想传播，他在《时务报》《新民丛报》上创出的新文体，有报章气，文白相杂，又通俗浅近，平易畅达，笔锋常带感情。说得郑重点，梁氏的探索性努力，促成晚清的文体解放。给五四后兴起的现代白话散文打了底。此种笔致用于记历，形成一种特别的风格。我做了大半辈子报人，对他的文章韵味，颇能体会。那种“纵其所至不检束”的气派，最适于摹写眼底的千百风物。至于做俗自放的王韬，行吟于扶桑，意态萧散，摘章绘句，才子格调尽从辞藻中透出，细细读来，醞醞有味。撩动的遐思虽不在书里，却久萦于心，烟浮霞映那般。近代文士的笔趣，在古代游记中是鲜有的。

我跟清末之人所处的年代有距离，拉近这个距离，才能体贴其内心。何如璋说：一盛一衰，物理之常。仿其句式，我要讲：一彼一此，古今之缘。隔着悠远岁月，相遇于风景中，妙矣哉。康有为游历丹麦，似临游旧地，云：“坐小舟至深处，携女同暨步行花径中，幽深少行人，遥望楼台、花径、松塔，乃甚似吾西樵山北之银塘故乡澹如楼风景。”岭南的西樵山我曾登眺，也顺道去了康氏在苏村敦仁里的延香老屋。他的叔祖康国器卸任归乡后修造的澹如楼，不知为啥，我竟游展未至，惜哉。康有为年少时入此楼，芸帙环积，静心博览，所谓“晨雨夕月，携扇而吟”是也。有《澹如楼读书》诗：“三年不读南朝史，琐艳浓香久懒熏。偶有遁逃聊学佛，伤于哀乐遂能文。忖除绮语从居易，悔作雕虫似子云。忧思百经未闻道，



空阶细雨送斜曛。”尾联极抑郁，借凄凉之景，道忧悒之心。康有为在文字中站着，我恍若见到了他。进入这种乡梦似的情境，我好像不是写人物的旅行记，我在写散文，甚至有一点抒情。

吴昌硕给康有为治印，其句是：“维新百日，出亡十六年，三周大地，游遍四洲，经三十一国，行六十万里。”这方珍珍，摆在康氏的青砖壁屋里。过眼的那会儿，我就想把他的列国游记找来，沉下气，通读一遍。多年过去，挂在心上的这个念头，有了着落。

破浪越洋的那些人，无论居于朝，还是闲隐于野，远足的缘由固然有别，而相同的历史时点和共怀的济世志业，决定了抱持的意念应是接近的。“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”（莱布尼茨语），他们以翔实的述录把海外世界告诉国人，也完成了自我人格肖像的绘制。

先于我而远行的远行者，我只能在语句中寻其游痕，悟其心迹，且领略荡气回肠的晚清风云。

（本文为作者新书《远行记》后记）

## 峡谷问水

□ 胡静

进入安徽潜山天柱大峡谷，车如轻舟般从云雾中穿过，一泓绿水湿润了我的眼。

这是怎样一番别致的绿啊，鲜，翠，润，幽。把它比作碧玉，未能言其鲜活；比作青荷，未能言其润滑；比作醇蜜，未能言其幽深。一层薄薄的雾幔，又为它添了几份神秘感。岸上绿树、白亭、曲栏及明黄色画舫皆倒映在水面上，随着荡漾的碧水一层层铺展开来。我的心，也随之摇荡。忽觉，这是一方碧色的砚，研了满满的墨，等着你胸中无处可发的赞叹，用千丈的深度来书写。

与几位友人环水步行。行百步，见一指示牌，上标“桃源湖”，有些诧异。诧异不在“桃源”二字（其景其境是当得的），而在“湖”字——这方小小的水域怎被称为“湖”？懵懵然，放眼望去，前方的碧水竟望不到头。一艘明黄的画舫渐行渐远，不见了踪迹。确是湖！是湖周的叠峦、湖上的雾霭，还有其袅娜的身姿误导了我。行至湖对岸白亭再望，湖，竟是个优雅的人“字形”。人的一撇撇向遥遥的东，一捺捺向迢迢的西。湖水从何而来？流往何处？心生疑问。问身边几位友人，皆摇头曰不知。

踩着湿漉漉的石径，在云雾中迤邐而行。拐个小弯，便听到潺潺的水声，间或几声清脆的鸟鸣，像是交响乐的前奏。乐声渐强，踏上石桥，水声轰鸣，声震四方，至第一乐章高潮。举目四望，未见瀑布。俯首，只见水从湖坝的砖缝泻泻而出，像雪白的刀片，大的小的、高的低的、长的短的，一层层一刀刀，迅疾而有序地飞舞着，如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耍着飞刀，令人油然生起满满的敬意与欢喜。

一路雾气弥漫。我忽略了花草树木，只觉青黛笼罩下的苍绿或翠绿中点缀着或红或白的花，一点，一丛，一片。一棵老树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准确地说是它的根。那庞大的根裸露在外，像一只巨大的蜘蛛匍匐在地面上，每一条腿每一只爪都苍劲如铁。用脚去触摸，感受到它每一根神经末梢上传递出的神秘感。我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，但知道它在地壳下沉前就已扎下了根。我还知道，所有的根都是一个通道，通向历史的沉淀、寂寞的坚守和深情的执着。一汪碧水，许是被树感动了，温柔地躺在它的脚下，陪伴着它。一块巨石，用强健的身躯呵护着碧水，睁一只深邃的眼，为它放哨。许是怕这

儿太静，一挂瀑布悬垂下来，不紧不慢，恰到好处。许是怕这儿太黯，一枝嫣红的杜鹃在洞口身姿摇曳，不疏不密，有品有致。

过桥，蜿蜒而下。一泓溪水像个野丫头，光着脚丫从山上咯咯笑着飞奔而来。这妮子呀，跑得太快，一不小心跌进了潭里，打个滚，拍拍屁股，又拔起脚，笑着朝山下一头冲去。

瀑流成潭，潭泻成瀑。龙涎瀑、裙衣瀑、鸳鸯潭、佛珠潭、大佛听涛、猿人戏水……每一道瀑、每一条溪、每一方潭，都有各自的眉眼、神情和体态。面对这些水啊，你尽可以想象，尽可以编织美好的故事。而那些石壁、石岩、石洞，因了流水的介入，冷峻、孤寂中平添了几多生动。

一路观水听水，心上累积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。于径旁石上小憩。听见松风，似与幽人语。颀望处，群山巍巍，如同披了千万层纱幔端入座。一山卓然而立，气度非凡，似王者给群山加冕，那定是天柱山主峰——一柱擎天了。想到汉武帝曾南巡至此，登天柱山，封其为“南岳”，但觉寂寥古意似满山烟霞悠悠。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，也曾在天柱山一带流转，写下《题皖山石牛古洞》：“水无心而宛转，山有色而环回。穿石径，过石桥，人随景动，心随画动。至通天瀑。仰首而望，飞瀑如堆雪从天际轰然而泻，变成十来匹四蹄生风的白马，冲入深潭中，又幻化成一条磅礴的雪龙，猛一摆首，探身而下。定睛再看，只见摆动的龙身龙尾，不见了龙首……惊叹间心中又问：瀑流从何而来？流向何处？”

离通天瀑远了很远，顿悟——水流在裂变的巨岩间书写了一个气势磅礴的“之”字。联想到桃源湖的“人”字，我豁然开悟：天柱大峡谷是想告诉人们，人在山水之中，要读懂山清水意。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”“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”，甘于处下，是淡泊是智慧更是境界。人在天地之间，取天地之精华，享日月之灵光，遵从天地之道，是本分是责任更是情怀。

想到这，水源自何处去往何方，我不再去想了。沧海滴水，何问其源？来自无限，归于无限。

## 梅花冻

□ 陈迎春

郑板桥画竹五十年，将“眼中之竹、胸中之竹、手中之竹”演绎得炉火纯青。除了竹，他也爱梅。他为官一任，身体力行，爱民如子，一生存有梅花之幽香清气。他在《山中雪后》中自述：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檐流未滴梅花冻，一种清孤不等闲。”

郑板桥身居山中，四周寂静空灵，寒夜袭来，听雪簌簌落下。关上窗，屋内升起一团火，炉上茶壶盖扑腾，热气缭绕。围炉夜话，酣畅淋漓。早上起来推开门，屋外天寒地冻，银装素裹。雪像张网封住了山，笼盖四野。太阳坚强地升起，透过淡淡的云彩，少了许活泼，多了许清寒。院子里，屋檐下长长的冰溜子没有融化的迹象，墙角的梅花也好像被冻住了，迟迟没有开放的意思。冰溜子勾住屋檐，梅花成冻，于景，于心，才能体味这冰凌世界里那份坚韧和洁身自好。

冬日去长松，松雅湖的“梅花长廊”与湖水相映成景。一树树，一丛丛，雪后枝头的梅花有的早开，有的晚开，被冰包裹着，如水晶，如琥珀，晶莹透亮。空气中暗香浮动，丝丝缕缕，曼妙升腾。路人谁也不愿意贴近，生怕那梅花冻会碎一地。

我的老家在雪峰山腹地，冷的时间多，冬季显得格外漫长，母亲经常给我们做梅花冻。母亲做的梅花冻

不同于其他地方的，其实就是鱼冻子。这个季节唯有梅花凌寒独自开，鱼冻子又属于这个季节的专属食物，故取名梅花冻。山区多河流，多山塘，自然也多鱼。鱼洗净刺成小块，入油锅煎至一面金黄，拌以刺椒、姜片、水焖煮沸，撒入葱段及过水梅花瓣，倒入碗中，静置一夜，便冷凝成鱼冻子。其形似果冻，鱼肉、梅花、姜片、葱段清晰可见。一勺入口，富弹性，软嫩爽口，令人久久回味。

夜宿林场，一夜风，一夜雪，一夜成冻。晨起拉开门，双手相托哈一口气。眼前白茫茫一片，远处的小山塘上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近处屋旁，冰锁住梅花瓣，随手摘下一朵，用线挂在胸前，心怀对寒冬这份美好的依恋。

南宋王铨有《梅花》诗：“溪心印影月朦胧，树剥霜皮一半空。只见开时冰雪冻，不知花里有春风。”月色朦胧，寒冷的溪水间有梅花的影子。老树鳞皴，树皮剥落，让人顿感破败萧条，心生凉意。但峰回路转，梅花开时虽值“冰雪冻”，那花里却有“春风”，有春天的消息。花裹在冰中，蕊藏在心中。集聚满满的力量，洞察最早的春意。梅之心，亦是人之心。

梅花冻，冻梅花。熬过春夏秋冬，终于于岁末开花成冻，成为这清寒世界的一抹亮丽点缀，令人欢喜，引人深思。

## 寒山，一个人，一座山

□ 叶锦荣

寒山，是一个人。寒山，也是一座山。

作为一个人的寒山，充满神秘色彩。他“似儒非儒，非儒亦儒；似道非道，非道亦道；似僧非僧，非僧亦僧；似俗非俗，非俗亦俗”。他是隐者，也是诗人。人们只知其生活在唐代，但其生卒年代、生平事迹扑朔迷离。他未被三教正统所接纳，却在清雍正年间与拾得一起被封为“和合二圣”，成了幸福和睦、不离不弃的化身，是新婚夫妇礼拜的偶像。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又成为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的偶像。

作为一座山的寒山，在今浙江省天台县长溪乡。寒山，又名寒石山，亦名寒岩。寒石山之名，始见于南北朝时期。南朝宋孙诒《临海记》云：“（天台）寒石山，石室前有立石，参差五色，远望如绶带，旧传为绶带山。”南宋时纂修的台州志《嘉定赤城志》说：“寒石山……寒山子居之，今呼为寒岩。”寒山一带风景奇丽，徐霞客游后，留下了“石壁直上如劈，仰视空中，洞穴甚多”的描述。

一个人，以一座山为自己命名，人的形象与山的形象浑然一体，流转千年，熠熠生辉，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？

缘，的确是妙不可言。它把寒山从万里之遥的北方招引到南方，也把没有丝毫准备的我带到寒山面前。原本只知“十里铁甲龙”之名，为欣赏“十里铁甲龙”而来，却不经意间遇上了寒山。实际上，“十里铁甲龙”正是寒山的一部分。今人所称的“寒岩”，与“明岩”“十里铁甲龙”共同组成了寒山。寒岩的概念有大小之分，小的仅指寒岩洞天所在的山岩，大的则外延至整座山脉。

在天台的网红村后岸下车，远远地，数十黝黑的巨岩挤挤挨挨一字排开，如片片龙鳞，绵延横亘，气势不凡，这就是“十里铁甲龙”了。过后岸大桥，步行约1.2公里，可见“龙溪寒

岩景区”的指示牌，往左有山道，通往寒山子归隐的寒岩洞。山道寂寂，鸟鸣啾啾，芦苇举着一簇又一簇雪白的花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眼前景，正是寒山子笔下诗：“杳杳寒山道，落落冷涧流。啾啾常有鸟，寂寂更无人。渐风吹面，纷纷雪积身。朝朝不见日，岁岁不知春。”而笔下诗，又何尝不是心中境，“美得像仙境，静得像永恒，幽得像古庙，荒得像沙漠”。

行不远，有岔岔路，往左通寒岩洞，往右至“寒岩夕照”。先往右，有峭壁如城，其势磅礴，高百米。壁间原有银瀑一挂，珠飞玉舞，每当夕阳斜照，瀑水受阳光折射，彩虹幻现，瑰丽璀璨，便是天台十景之一的“寒岩夕照”了。可惜如今是枯水期，壁间已无瀑，无法见其风姿。不过其间巨石磊磊，更有一岩如床，名“咏诗岩”，兼之草木明秀，亦有一番韵味。

折而往左，沿山间小道向上，行不远，便见一洞窟，就是寒岩洞了。洞上重岩贯顶，洞内暗藏乾坤。洞极大，高15米，宽48米，深78米，平展轩敞，足有数千平方米。对它，寒山子不吝笔墨：

重岩栽下居，鸟道绝人迹。  
庭际何所有，白云抱幽石。  
住兹凡几年，屡见春冬易。  
寄语钟鼎家，虚名定无益。

粤自居寒山，曾经几万载。  
任运遁林泉，栖迟观自在。  
寒岩人不到，白云常皴皴。  
细草作卧褥，青天为被盖。  
快活枕石头，天地任更改。

自乐平生道，烟萝石洞间。  
野情多放旷，长伴白云闲。  
有路不通世，无心孰可攀。  
石床孤夜坐，圆月举山间。

从洞内往外看，风景绝佳。洞口形如一牙弯月，天成一取景框，摄录

着晨昏交替、四季更迭。远山迢迢，近树郁郁，深深浅浅、浓淡淡淡的绿通过这取景框扑面而来。洞内晦，洞外明，由晦处向明处望去，明处格外明朗鲜亮，生机勃勃，令人愉悦。好景如斯，可当无数画，可抵无数诗。难怪寒山子极喜在此与白云共坐。有时坐得久，直坐到晚霞消散。他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感到了什么？眼前是白云、幽石、明月、青萝……耳中是鸟鸣、猿啼、虎啸、松吟……万物莫不有情。就说白云吧，“瞻云作四邻”“谈玄有白云”“侵晨舞白云”，是邻居，是志同道合的对谈人，是一起跳舞的伙伴。“泣露千般草”，花草也会凝露哭泣。“吟风一样松”，松树也懂得在风中吟唱。山川风物、禽鸟虫鱼都是知己，皆为良伴。于是，寒山子感到自我生命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个人与无限契合无间。于是，“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洁”“我自观心地，莲花出淤泥”，心地澄明，纯洁清静，了无尘埃。

岩洞有着自己的小气候，甚是宜人。“重岩中，足清风。扇不摇，凉凉通。明月照，白云笼。独自坐，一老翁。”这是寒山的夫子自道。洞内有泉，甚是神奇。泉水清冽甘甜，终年涓涓长流。寒山诗有“蓬扉不掩常幽寂，泉涌甘浆自流”之句，句中“泉涌甘浆”，即此谓也。有了甘泉，寒山子的生活便利不少。采采山蔬、摘摘野果，生活就过得去了。他用诗句为我们展开了日常生活的景象：

栖迟寒岩下，偏讲最幽奇。  
携篮采山茹，罕笔摘果归。  
蔬蕨教芽生，啜啄食紫芝。  
清沼濯瓢钵，杂和煮稠稀。  
当阳拥藜坐，闲读古人诗。

这样的生活，再也不必为名利而奔波，“寂然无尘累”，寒山甘之如饴。他说“久住寒山凡几载，独吟歌曲绝无忧”，他说“快活枕石头”，他说“我畅岩中坐”，“无忧”“快活”“我